

七堇年
作品

The Song of Dust

尘
曲



上海
文艺
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尘曲/七堇年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0.10
ISBN: 978-7-5339-3066-0

I. ①尘… II. ①七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②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③中篇小说—
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74067号

责任编辑 项 宁
特约监制 孟 祎
特约编辑 李 鑫 罗 斐
装帧设计 ivymarktypo_design

尘曲

七堇年 著

出 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邮 编 310006
网 址 www.zjwycbs.cn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 880x1230毫米 1/32
印 张 9.5
字 数 150千字
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39-3066-0
定 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

七堇年
作品

The Song of Dust

尘
曲



一本书，时光深处的拾荒之旅

六日夜沉淀，一位作者洗尽铅华后整装重发

.....
翻开这本书，读一个你从未见过的七董年

建议上架：作品集 / 畅销文学

ISBN 978-7-5339-3066-0



9 787533 930660 >

定价：25.00元

X-iron
钢铁图书

尘 曲

七堇年／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代序：迟到十年的回信/008

自序/014

第一部分 游记/016

01 西天/018

02 稻城/024

03 云的南方/034

04 你的名字叫红/046

05 玻璃之城/078

06 欧洲之冬/088

07 国境之南/122

第二部分 散文/138

08 沉默如谜的呼吸/140

09 赋得永久的献世/146

10 给世界上另一个我/152

11 如果天空不死/156

12 生如夏花/160

13 与君书/170

14 月光下我记得/176

15 再见敦克尔克，再见/188

16 昨日以前的星光/194

第三部分 小说/196

17 尘曲 Prologue/198

18 尘曲 ACT ONE The Song of the Dust/202

19 尘曲 ACT TWO Crucify My Love/230

20 尘曲 ACT THREE The Years of Addiction/280

代序：迟到十年的回信

致董年：

这是我第一次为别人写序，没想到是给你写的。十年，不过一眨眼，日影偏移，物影渐淡。不过如此。

十年前，你初次在纸上遇见我，给我写信，无果而终，那时你才十四岁，而我不过是一本青少年杂志上刚刚冒头的年轻作者，瞬间出现又猝然消失。我以为我对读者，不过是没有心肠的刹那流星，来去洒然，不落爱憎。从不曾想过，还有人像你，纸上一见，心系十年。

五月底，你收到了我迟来的E-mail，于是有了香港的一面之缘。大雨之夜，通宵长谈。这些年来，心牢地缚也罢，浪迹消磨也好，说来竟都像事不关己一般。

那一场大雨，白花花地下到心里去。到最后，相顾无言，唯余一笑。

普天之下漂流者，皆若空游无所依。虽然人类对彼此的孤独鲜有触碰的机会，亦无知悉的必要，然而，人们又是多么地渴望能找到一个可以彻夜交心的人，像散佚的诗篇，矢志寻觅与自身押韵的诗行。哈代在《苔丝》里面说：人类这个集体，从整体上看来非常可怕，但是从每一个单位看来，却又不足畏，甚至于可怜。

人间事事不堪凭。一旦撒手，有些人和事，就像指间沙，风中线，永远失去。春老才觉短，别后方知远。写过这样的字句，我更加明白，珍惜是何等美德，而相见又是何等幸事。

按理说，我是没有资格给你写序的，从没老老实实、从头至尾读完任何一位同龄人作品，包括你——80后，名目繁多的头衔，似曾相识的

吁叹，像包装各异、滋味雷同的点心，糖分有余，营养难讲。我不是要批评谁，你晓得我的意思。这是个讲究皆大欢喜的年代，批评是多么扫兴。

“唱反调”的结果，多数时候是为新闻工作者带来福音，对于文学建设鲜有裨益。

何况，我曾也是死于同一场热病的罹难者，而且只是这片闹哄哄的乱葬岗中，一个无名的游魂。对于所有人，乃至我自己，我向来有宽容的人格，却少有怜悯的心情——路都是自己选的。

我只是碰巧见证了《尘曲》全书的出炉过程，并且有幸见证你的孤独，包括生命里突如其来的暴动，往事的阴影遗留下的褶皱，也包括最朴素的生活，最远大的梦想。

而我写下这篇序的目的，是想告诉你，那个终生寻找一片装盛泪水的叶、一朵记录欢笑的花朵的身影，并不只是你，或者我，而是，人类，全部。

在我看来，《尘曲》是一本孤独者的告白。——从你身上，我突然想起很早以前自己的模样。

你在远镇的落日里，伤心回头寻觅父亲的影子，但待转身之时，忽然明白“其实悲伤深处空无一物”。而我同样曾在暮色四合之时，遥望一江凌乱的艳光，努力想要看清那些被一生忧患蚕食得崎岖的、多孔的、年轻的心灵。

我们都曾想通过纸上虚拟的冒险，试图厘清我们出生之前岁月的纷繁肌理，对蚀刻一张张容颜的隐形之力，我们是何等不屑，又是何等畏惧。不屑的是，人生没有如果可言，笔下的世界却可以推翻重来，貌似比上帝更为自由的操控感，令我们如此着迷；畏惧的是，我们想要探寻的谜题，就算耗尽毕生，也未必有一个说得清楚的答案。

时光一泻千里，关山在前，故乡已远。寻找的意义，不在于答案，在

乎过程。

还有，旅行。从稻城亚丁，到国境之南，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红色，到欧洲深冬的铅灰。你所想的，是从最荒凉的旅途中走出最繁华的风景来。那时的我，同样在陌生的蓝天之下摇摆徘徊，任由白日梦腾腾燃烧。

直到凌晨醒来，内心一片空白。

你说，这个时代，我们相爱便只是为了相爱，流浪也只是为了流浪本身。人世间，红尘外，我们总是喜好选择最远最少人问津的路，从来不问那条路有多远，哪怕尽头风景，未必就比康庄大道来得更美好。活着，便是一世的行走，我们只不过是看这个缭乱寂寥的世界一眼。我们忘乎所以地记录与追求的，只不过是——一次纯粹的感动。

等我们老去，想起午夜的维族赶车人，唱着“羊羔一样黑黑的眼睛，我愿为你献出生命”走过窗口，想到那悲凉的调子曾经唱得我们心如火烧，泪流满面……那时，我们会摸着自己的心口说，这一生，总算不虚此行。

当然，还有爱情。Remember, darling.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，用各种语言反复祈祷，渴求一个深邃如井的拥抱。而我呢，偶尔写两句“平生总相误，只宜无情游”，终究还是不甘心，还是会盼望，有朝一日，有个人对我说，跟我来，四周纵然天地茫茫，人世悠悠，我亦别无他路，唯有跟随。

不愿为任何人舍弃骄傲，又巴不得能为某个人放下矜持。孤独的人何其相似。

我自倾杯，君且随意，你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。只有年轻时才能这样不计得失、稀里糊涂地去爱，凭借生命最初的直觉，而不是尘世历练的心术去爱——爱一朵云、一片海，一个人。最害怕的不是时间，或是世情，

怕的是一句抱歉——“不值得”，怕的是这一秒过去，下一次不知要等到何时，怕的是从今往后，再不会爱得那么彻底、那么无私。

往事历历终虚化。一场闲愁罢了，早晚，再深的痛也会散作阶前雨、袖底风；早晚，海水会填平沙滩上所有的凹陷，风会吹熄最后一丝颤抖的火焰；早晚，我们都会从不懂柴米油盐的毛孩子，变成人情世故的老掌柜。

却还是不悔当初。三月桃花，两人一马，明日天涯。

所以我想，我是懂得你的。如你所言，哪怕理解是无数误解的巧合。你笑的时候，我隔着很远很远也能听见，哭的时候，我就安静地坐在你身边。

你就像世间另一个我：我们都曾像《哈姆·雷特》中的人物，无数次着了魔一般对自己说，“即便困在坚果壳中，我依然相信自己是无限空间的国王”；曾经靠刺激伤痛、分泌眼泪来滋润笔端的干涩，用幻觉和臆想填补生命质地的稀薄；倔犟地想用几个简单的音节，覆盖世间的土地与潮汐，把夜空中澎湃的焰火，想象成一场自我的葬礼，癫狂，战栗，窃喜，哀鸣……

下笔重如泰山，现实轻如鸿毛。你说得对，除了活着本身之外，没有什么能够弥补活着的贫瘠，才华也不例外。夸大其词，不加约束，是年轻人的通病，必经之途何足畏惧？又何需羞愧？

《尘曲》——《神曲》，我爱这袒露的野心。野心这东西，当你拥有它时，以为它不过是日后自嘲的把柄，但只有失去它时才知道衰老已经降临。没有野心的写作者，是不值一提的。

我喜欢你这刚烈好胜决绝的脾气。当了八年记者，我见识过真正的淋漓健笔和洞察头脑，汗颜之余，我问自己，如果去做记者，是为了一种平等的错觉，那么如果你不是一个记者，你会在哪里，在做什么？

我想你也是，一定也问自己相同的问题，想一想，然后掉头不顾，继续前行，除了尽力做到最好，再不留回转的余地。而大多数人则会瞻前顾后，既怕庸碌又怕辛苦，我便是其中之一。

好在借由你，我看清自己，无论如何不甘心就此停下来。有时读着过去的文字，我会想，那个二十岁的我，之于今日的我，即使没有满意可言，即使有所微词甚至鄙夷，仍是心怀期待的。

唯有试过，才能安心，哪怕注定失败，才能走向真正洒脱。无愧，继而无畏。

但我最爱你的，是你依旧在文字里执著追寻生存、死亡、永恒、牺牲、救赎、信仰等等这些如今看来沉重过时的字眼的价值。忧伤的泪痕遮掩不了你对文学的虔诚和谦卑，对世事的仁慈和宽宥。你把自己关进黑暗的房间时，还念念不忘那些年幼的孩子们，提醒自己要给他们留一扇看得见风景和光明的窗。

你让我想起王蒙说过的一段话：“作家不是世界的审判官，也不是诅咒者，应该对世界充满兴趣，充满爱，有善意。作家对世界来说，首先是一个感受者，是表达者，是世界的情人。”

我知道今时今日距离鲁迅以文学“疗治国民”的时代已经很远，但我依然坚信，“净化魂灵”“温润人心”当是一切好的艺术的使命。

有信念是多么好的一件事，信望爱三者，爱最大，望是桥梁，但信排第一。没有信念，这个世界不好的一面只会更加糟糕，好的一面则显得不堪一击。

至于你的缺点，我想你比任何人都更清楚，我不想在遣词造句、风格意象之类的细枝末节上纠缠。我欣赏你说过的一句话，就这样写下去吧，哪怕现在很糟糕，一直写下去，总有一天会越来越好。知人论事，看本

质，看方向，你一直在进步，这就对了。

那么，就好好写下去吧。不负此生，不负己心。别忘了那些倒下的树，白纸黑字，是它们的命换来的。

与此同时，我也由衷希望能有更多人，在急于表达对你的热爱或者厌弃之前，去认真尝试读懂一个真实的你。盲目的追随，廉价的吹嘘，永远比不上质朴的共鸣。一个仅供仰望的偶像，是极度危险的。读者最可怕的吝啬，不在于金钱或者赞美，而是时间与心智。

我希望你的读者能做你的同路人，而不仅仅是所谓的“粉丝”。希望他们能心平气和地看待你的每一次尝试，因为将来，你将致力于书写的，决不止是一曲悲歌，一声叹息而已。

时间也会是写作者及其作品所要面对的最严峻的考验。《新约·希伯来书》说：“凡是创造出来的东西，都要把它们震动；不堪震动的都要挪开，不怕震动的才能保留。”前途漫漫，“天才关”易过，名利关、骨气关、修养关，关关难捱。

人间正道是沧桑。

易曰：始于“乾”，终于“未济”，生生不息。

凡心所向，素履所往。生如逆旅，一苇以航。

愿梦想是大地之灯，祝福是最长的河。

二〇一〇年八月

郭珊

一九八〇年出生
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
早年在《中外少年》连续发表作品
现为媒体资深记者

自序

1

其实我是这样认为的：

世上原本有很多路。有些，走的人少了，渐渐就不成了路。

2

我而今仍很年轻。

但在我更加年轻的时候，我对于文字的野心很大，动辄想要掌纳整个人间，动辄想要展览我的诉求，动辄说，世界……世界……

而今我觉得那很丢脸。

文也好画也好，作品所能具备的最大使命，不是直接描绘世界，而是为描绘世界提供切口，或者想象。

所以我只想，写一些类似切口的东西。

另：若能找准切口，已经不容易。

3

于是，谢谢你容忍过我那些，野心很大却力不从心的时年。

4

命运待我，这等优渥。以至于岁月是否宽宏，已不足为念。

我希望你也一样。

即使不是，也请试着这样去感受。它就会是真的了。

5

这本书类似风景本身。

不作任何纪念，诉求，或判断。

它不过是……我踏上某一条渐渐已不成了路的路上，陪伴过我的云朵。

就让我们继续与生命的慷慨与繁华相爱；即使岁月以刻薄与荒芜相欺。

七堇年

二〇一〇年六月